

2022年6月23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朱静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

老街旧事

当年的麦场

■崔广武

自从有了联合收割机,那麦收季节手工收麦的场景不见了,就连麦场都不见了。

麦场,是农村晾晒、碾轧麦子的场所。在20世纪80年代初,农村生产队解散以前,基本上一个生产队就有一个打麦场。麦场面积挺大的,一般都在两三万平方米以上,大都在村边比较宽敞的地方。比如我们老家西蒿坡村,一共12个生产小队,3个生产小队的麦场紧挨在一起,都在村东边上。

麦场得在麦收前整理出来,不然,从地里收割下来的麦子没地方放。

整理麦场也有个程序,不是随便找块空地就可以的。

做场

要选一块比较平整又较大的地块,没有大的,小一点的也凑合。先清除场面的杂草垃圾。高的地方铲下去,低的地方垫起来。接着由牲口拉着把,把地面耙个两三遍,为的是将地面的土壤疏松,将土坷垃碾碎,将地面耙平。

接着就是等雨了。我很佩服农民们,他们就知道这几天会下雨,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,他们靠的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。

就在把地面清理好之后的三两天内,天上果然降下了雨水。雨停后,他们就在潮湿的地面铺上一层碎麦糠,用碌碡开始碾轧地面,轧完后,清扫干净,麦糠掺杂其间的地面就出现了。经过毒辣的太阳晒过之后,地面坚硬无比。

泼场

泼场,说白了,就是人工挑水,将地面泼湿。天上下雨省时省力,天不下雨只能泼场。近处没有水源,要到很远的地方弄水。所有壮劳力全都出动,每人肩挑水桶,来来往往,马不停蹄,忙乎到天黑才泼完。轧好。有的生产队农闲时在场边打一井,就是为了泼场之用,当然也方便了人们一年四季的喝水。

晒场

地里收回来的麦子集中到麦场之后,先用铡刀把整捆的麦根铡掉,然后拽住麦捆的绳扣,往后上方一扔一送。整捆麦子如同脱离了束缚似的,扇子面状落向了远远的地面,随后把手中的麦捆绳扣扔出去,飘落在刚才的麦棵之间。

这边铡麦捆,那边有人拿着木叉,翻动麦棵,把地上的麦棵翻动成耸立



状,为的是透气好,便于快速晒干。每隔半个多小时就翻动一次,尤其是中午以后,翻动的次数更多。因为中午的太阳热度正足,每翻动一次,麦棵就离着干透近了一步。

轧场

经过两天的晾晒,麦棵彻底干透了。接着,就是或牛或驴或骡子,拉着一个碌碡,在掌鞭人的吆喝声中上场了。

只见掌鞭人站在麦场当中,挥舞着长长的鞭子,往空中用力一甩,鞭梢发出“叭”的一声脆响,牲口们便低下头沿着麦场转起来。“嘚驾嘚”的声音跟碌碡轧在麦棵身上的“吱吱、噼里啪啦”的响声,在午后的麦场中,显得单调而又和谐。时间长了,你会感觉刺耳,又不能回避。

当听到“吁吁”的声音时,其他人立刻赶过来,拿起叉子,开始翻倒麦棵。翻倒的时候,抖动叉子,为的是把麦粒抖落下去,同时把麦棵再次翻立起来。看着能够牲口转圈了,掌鞭人赶着牲口来到翻好的麦棵里,继续转圈轧着麦棵。如此反复,直到麦穗上不见麦粒,才停止碾轧。

在掌鞭人指挥牲口转圈碾轧的同时,我们会看到每个牲口的屁股后面都挂着一个用树条子编制的筐,这是方便牲口排粪使用的。

起场

碾轧结束,就是起场的环节了。男女老少齐上场,谁都不要偷懒。

拿叉的把麦秸一层层地收集到场边。拿木锨的把麦粒和麦糠子堆到麦

场的中央。拿扫帚的,从麦场边沿开始,用力地把残余的麦糠子扫到麦场中间。

扬场

扬场是用木锨往高空扬洒小麦、谷物、豆类等,以去掉壳、叶和尘土。

如果有风是最好。木锨上的小麦和麦糠子混合物抛向高空的时候,那麦粒会笔直地垂落下来,混在麦粒里的小麦壳、麦糠子和尘土随着风的吹动,顺向飞到一边,洋洋洒洒地飘落下来。不一会儿,地上便有了一层厚厚的麦粒和一层厚厚的麦糠。

这扬场可是个技术活。技术好手,扬出去的是一条直线,扬起的麦粒和麦糠被风一吹,分别呈半圆状各自铺在地上。尤其是麦粒那边,那叫一个干净,没有一点麦糠。技术差的人,扬出去的是一片,麦粒和麦糠混在一起,没有起到扬场的效果。这就叫“会扬的扬一线,不会扬的扬一片”。

还有一个人,戴着草帽,赤脚站在抛洒而下的麦粒中间,不停地用扫帚清扫残余的麦穗和麦糠。饱满的麦粒堆成了金黄色的小山,漫在脚背上。

接着就要把麦粒装起来了,把一袋袋的麦子整齐地码放在麦场的中央。

生产队轧场时,还有一个难忘的情节,就是去井里拔凉水喝。那时我们十来岁,提着用细绳拴的酒瓶子,在骄阳似火的中午,趴在井沿边上,胆颤心惊地拔凉水喝,那叫一个惬意。不过,我们更愿意去场边大树底下,因为那里有一大桶刚刚从井里提上来的凉水,关键是凉水里放了糖精,好甜。大人们干完活,汗流浃背。一通甜甜的凉水灌下去,那才叫一个爽!

沧州老俗话

打破碎

打破碎,指一件事本来应该能办成,结果经有的人说了一些败坏的话,而最终没成。多用于找对象、结婚。比如,“听说二子要跟三丫结婚了,气得俺家四凤呼呼的,不行,我这就去打破碎去”。

(知微庐主)

你说我说

知微庐主:1926年,刘半农发表《打雅》,截止到2021年8月底,网友搜集到的关于“打”字的词已达8000多条了。

李忠智:打破碎,重点是指为别人介绍婚姻泼冷水,对一方说另一方的坏话。

知微庐主:一个好姑娘,要跟一个下三滥结婚,别人也可以去打破碎!

吕游:这个词儿非常熟悉!有以主观意愿故意泼冷水的意,我认为是个贬义词。

知微庐主:俩人合伙做生意,也有人打破碎。有人出于嫉妒,也有人出于善意的提醒。

刘之龙:有时给别人说媳妇,由于二人没过好,老干仗,虽然没人打破碎,但媒人也嚷嚷子。

吴树强:打破碎的事儿,比较多的是婚嫁过程中发生的,一种是类似《孔雀东南飞》里那个不通人情的焦仲卿他妈,还有后来陆游他妈,想办法破坏有缘人的结合,另一种是眼看着有一个善良的姑娘或者小伙子,因为种种不解内情,而要跟一家特别烂的人家结合;跳进火坑,那就得想办法止损。比如《父母爱情》里江德福给他的老战友老同学老丁和吴医助的结合拆台,这就属于见义勇为了。打破碎,最经典的电视剧情节是《情满四合院》里的秦淮茹,所有跟傻柱接近的亲相对象,她都会设法拆掉。全剧前半,多半时间都在干这事。

还有一种情况是自己惦记某件东西,设法阻拦别人买走。

知微庐主:俗话说,宁拆十座庙,不破一门婚。打破碎多针对婚姻,可能出自这儿。



传说故事

运河古井的传说

■常慎江

远近闻名的生态文明村——毕家园村,这里世代流传着一个“神井”的传说。

毕家园村位于东光县,京杭大运河南岸。明永乐2年(公元1404年),毕家先祖从千里之外的山西洪洞县迁居于此,繁衍生息,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。百年以来,毕家人用淳朴的民风,和睦的乡情,接纳了周边张、常、侯、郝、王、马、李等众多外姓的加入。

据史志记载,乾隆六次下江南,曾经3次入驻毕家祠堂。祠堂前面有深水池塘,不但水草丰美,鱼虾满池,而且蛤

蟆也多。这年正值春夏之交,蛤蟆聒噪,吵得乾隆爷在毕家祠堂无法休息,遂起身画符一道,投入水中。池中蛙鸣顿息,再叫也不是原声,只能发出短促直声。令人奇怪的是,如附近沟渠中的蛤蟆不慎进入池塘,也会随即改变叫声。

村西北角沿运河南岸有一口古井,水质清冽甘甜,经年不竭,除日常用水外,村民也用于农田浇灌。由于乾隆皇帝饮用过此井水,故称为“龙井”。

上世纪60年代,村民常金山下地干活,不慎掉进这口井里。本村施树英下地干活路过此处,听到井里有喊声,

马上跑过去,用锄钩把常金山拉了上来。原来常金山落入井后,就飘浮在水面上,不沉。村民们都说这口井神了,故把它称为“神井”。

欣逢盛世,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,傍河而生的毕家园,积极建设美丽乡村建设,将湮灭已久的“神井”重现天日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口老井,一方池塘,抚育了数辈毕家园的后人;一段历史,一声乡音,凝聚着万千毕家园的乡愁。

征稿

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,我们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,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。

本版设有沧州地理、狮城旧事、沧州风物、老街旧巷、老物件、传说故事等栏目,欢迎广大读者来稿,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。

投稿邮箱:czwbrw@sina.com